古文世編

十九之廿

漢書門 類
三七三二 號
九七 函
七 架
五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七三二 號
五〇 冊
三五九 函
九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32
冊數 50(10)
函號 359 54

古文世編卷之十九

蓼蟲賦　孔臧

諫格虎賦

楊柳賦

天人策一　董仲舒

天人策二

天人策三

立元神

通國身

淺草文庫

深察名號
五行對
王道通三
山川頌
雨雹對
子虛賦　司馬相如
上林賦
長門賦
美人賦

封禪書
上書諫獵
喻巴蜀民檄
難蜀父老辭
司馬相如誄　卓文君
答客難　東方朔
化民有道對
諫起上林苑疏
非有先生論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上武帝書　嚴安
上武帝書　徐樂
報李陵書　蘇武
答蘇武書　李陵
與蘇武書
六家要指　司馬談

古文世編卷之十九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蓼蟲賦　孔臧

季夏既望暑往凉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憩于南藩覩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莫或

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諫格虎賦　孔臧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貙豻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圍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嚾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雍音犯之者其

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侯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募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且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讃咸稱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高載歸家孟賁披髮瞋目躁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爲害今君荒于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爲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孔臧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修遠楊夭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蘢交錯應風悲吟鳴鵲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北被玄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殽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
事有紀綱洗觶酌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
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
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
以生未寧一紀我賴以寧暑不御箑淒而凉清
內蔭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
斯賦以敘斯情

天人策一　董仲舒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
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仁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
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
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

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歿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後世稱誦至今不絶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

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

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施方外延及羣生也

天人策二

董仲舒

臣聞良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故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

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
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
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又好
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
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幷有天下
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
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
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

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
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
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
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
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
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

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歳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其愚

天人策三

董仲舒

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臣

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嚮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

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民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

不能足兒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加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者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既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尒好誼

則民鄉仁而俗善尒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
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
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
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
財利恒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恒
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
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
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
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
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
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
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立元神　董仲舒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爲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徧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之先賢釋其讎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臬據位治人用何爲名累日

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爲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弟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

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臣必於其信是故肅愼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脩孝弟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

樂所以表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
自尊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
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
助而自强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
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國而
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
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
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
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

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神尊
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
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
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
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
謂尊神也

通國身　　董仲舒

氣之精者爲精人之淸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

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深察名號

董仲舒

深察君號之大義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

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故凢百譏有黮黮者各反其眞則黮黮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旣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五行對

董仲舒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

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

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黄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説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説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説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説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説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説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王道通三　董仲舒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旣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

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者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之廣大有而博唯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意以養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世爲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

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主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亡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

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推天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在皆權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備之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

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爲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俗習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也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内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而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山川頌　董仲舒

山則巃嵸㠑摧嵬崔嶵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灊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砍折鎌則刈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

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泫泫晝夜不竭旣似力者盈科後行旣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旣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旣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旣似知命者不淸而入潔淸而出旣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旣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旣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旣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雨雹對

董仲舒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脇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廻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

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
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
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
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
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
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
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薫蒿歊蒸而風雨雲霧
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
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
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
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
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
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
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
爲氷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
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
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
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

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淩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氣雨時也政多紕謬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

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歆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歆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歆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歆曰災沴之氣

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藏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藏皆病也歆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兎轔鹿射麋脚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

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衞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

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黄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茳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蔆華内隱鉅石白沙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樟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胷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翶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

金隄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幃建羽蓋網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物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

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
齊而累於楚也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
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
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
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
琦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不
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
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
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
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
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
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
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
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
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
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

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
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
涇渭酆鎬潦潏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
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
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
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
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彭湃滭沸滵汩
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
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

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
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
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
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
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
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
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
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
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

其上沈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
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
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
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
閜阜陵別隝崴磈嵔瘣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
降陁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
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
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蘅蘭槀本射干茈
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

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
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
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
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
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
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
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
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

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
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扡於楯軒青
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圉燕於閑
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
於中庭磐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嶢刻削崢
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
瑕駁犖雜揷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
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棗
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薁棣答遝離支羅乎後宮

列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抗紫莖發紅
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
枰櫨留落胥邪仁頻栟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
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踈落英
幡纚紛溶萷蔘猗柅從風瀏莅卉歙蓋象金石
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
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
是玄猨素雌蜼玃飛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

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
杪顛踰絶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
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
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
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
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横行
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阹泰山
爲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

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野馬
淩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椎飛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
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
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
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兎軼赤電遺光燿追
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飛遽擇
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

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
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鵷
鶵揜焦朋道盡途殫廻車而還招搖乎襄佯降
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
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
牛首登龍臺掩西柳觀上大夫之勤略鈞獵者
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
之所蹈籍與其窮極倦𢿱驚憚讋伏不被創刃
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填坑滿谷掩平彌澤於是

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
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
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
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
鎗闛鞈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
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
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
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

離俗妖冶嫺都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
嫵媚纖弱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卹削便姍
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
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
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
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
天時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
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
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

氓隸頹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志焉實陂池而
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
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
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
鶩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
弋玄鶴舞干戚載雲䍐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
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
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

於斯之時天下大悅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

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

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燁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

黃昏而望絶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郤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傍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歳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歳而不敢忘

美人賦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登垣而望臣

三年於兹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云虚門閤晝掩曖若神居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奇葩逸麗素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何來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

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内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勸封禪書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以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

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緥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陿游原

迴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晰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

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

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迺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

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

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馳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喻巴蜀民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

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汗流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

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敎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

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毋忽

難蜀父老辭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

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卭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巳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巳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

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
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
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
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地
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
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
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繫

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
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
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
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
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
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
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

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司馬相如誄　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翩

技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

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

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爲妃

兮不耻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

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鳫鳴哀哀兮吾將

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

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

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

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

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鐘

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

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

冢墓發人屋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

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
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理卽志上
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
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
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
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
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
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
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
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淸讌之閒寬和之
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
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
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
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
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

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如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

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内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很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内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

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
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
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
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
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
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
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
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
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
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
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鶂退飛逆也
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
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
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
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幷呑戰國海
内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
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踵糧以行
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
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
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
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
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
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
輓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
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畊不足於糧饟女子紡
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
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
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
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

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

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地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上武帝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夫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故五霸更起五霸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霸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横馳車擊轂介冑生

蠛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絶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

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

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

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遺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上武帝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

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
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
民然不能西攘尺土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
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
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
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
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
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
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

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
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
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
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
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
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
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

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
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
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
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寛
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
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
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
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
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

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
乎哉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人乏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狠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歃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日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彊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

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絶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既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絶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幷還所贈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咲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

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别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

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
奴旣敗擧國興師更練精兵强踰十萬單于臨
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勢又
甚懸絶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
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
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擧刃指虜胡馬奔
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
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
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敎之遂便

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
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
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
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
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
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
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
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
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
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
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
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
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
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
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
於伏劒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
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
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
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
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
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

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與蘇武書

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于二國形影表于冊青爵祿傳于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于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慾之志耶行矣

子卿恩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絶何可為思
人殊俗異死生斷絶何由復達

六家要指　司馬談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

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

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別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

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益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知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

五帝本紀論　　司馬遷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古文世編卷之三十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五帝本紀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

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幷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秦始皇本紀

司馬遷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幷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幷天下李斯爲舍人蒙

鷔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卽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鷔擊定之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鷔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鷔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饑

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鷔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鷔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

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
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
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
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
河西太原郡更爲毐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
己酉王冠帶劒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
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衞卒官騎戎翟君公舍
人將欲攻蘄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
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
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卽令國
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
衞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
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
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
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
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爲將軍齊趙

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

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
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
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嫪毒
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毒舍人遷蜀者當
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
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

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
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
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
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

將河内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
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
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
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
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
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

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
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
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
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
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
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
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
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

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

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

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

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曁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

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
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
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
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
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
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
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

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
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
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
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
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
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
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
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
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

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
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
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
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
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
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
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
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
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
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
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
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
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
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
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
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
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
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

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幷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旣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

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

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
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
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
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
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
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
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
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
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
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
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
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
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
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
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

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

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敎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

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弃市以古非今者
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
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
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
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
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
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

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
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
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
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
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
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
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
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
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

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眞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

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

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

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楡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

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别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

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毋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歳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

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

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敎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皆賜死語具在

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

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

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

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

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劒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

宮非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敎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荊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發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

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
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
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
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
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
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
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
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
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

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
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
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
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
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
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
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
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

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

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

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

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
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
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
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
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戸侯弗許
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
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
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
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
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
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
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
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
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
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
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
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
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

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卽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項羽本紀　司馬遷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

籍避讎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
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
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
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
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
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
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
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
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

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
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
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
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服
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
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
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

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
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
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
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
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
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
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
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
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

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
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
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
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
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
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
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
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
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

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兵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

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

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
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
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
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
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
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
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
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
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

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
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
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
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
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
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
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
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
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

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黄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説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

畱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

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

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
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
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
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
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
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
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
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
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
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
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
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
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
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
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
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
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
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

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戸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

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

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

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爲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

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
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
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
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
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
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
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
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
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

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
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
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
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
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
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
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
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
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

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
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
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
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
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
之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
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
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
交戟之衞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衞士

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
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
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
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
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
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
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
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
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

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

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

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

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
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
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
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
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
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
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
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
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

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
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
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
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
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
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
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
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

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幷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

餘發三縣兵與齊幷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幷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幷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

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
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
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
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
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
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
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
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
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
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
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
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
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
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
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
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
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
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

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

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乏食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大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

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
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
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
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
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
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
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
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
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

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
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
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
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
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
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
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
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
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

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羮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祗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

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
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
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
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
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
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
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
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
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

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
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
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
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
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
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
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
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者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

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

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

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幷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
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
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
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
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
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
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
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

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
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
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
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
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
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
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

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
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
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
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
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
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
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
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

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
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
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
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
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
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
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
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
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戸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

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

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祖本紀

司馬遷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

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歳竟
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
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
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
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
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
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
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
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

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
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
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
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
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
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
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
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
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

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

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

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

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

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

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

救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靑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

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幷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幷攻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絶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

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

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

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

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

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

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

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

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
從杜南入蜀中去輒燒絶棧道以備諸侯盜兵
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
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
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
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
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
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
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

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
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
田榮立齊相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
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
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
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
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
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
大怒北擊齊六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

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
好畤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
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
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
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
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
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
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

立韓太尉信爲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
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
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
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
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
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
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
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

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横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旣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刼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

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

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
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
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
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
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
關内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
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
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絶河津反爲楚

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
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
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
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
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
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
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
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
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

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絶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

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晩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兵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

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若漢挑戰愼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

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
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
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
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
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
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
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

江三百廿七

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
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
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
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
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刼諸侯兵
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
掘始皇帝冢私受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
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皐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

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

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虚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

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

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

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穎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

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郎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

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荊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

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

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
高祖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
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
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
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
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

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
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
代今乃與王黃等刼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
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
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
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
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
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

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

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

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

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劔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卽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氏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

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

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

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縣葬

長陵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